

农 穆 著

南方惊雷

NANFANG
JINGL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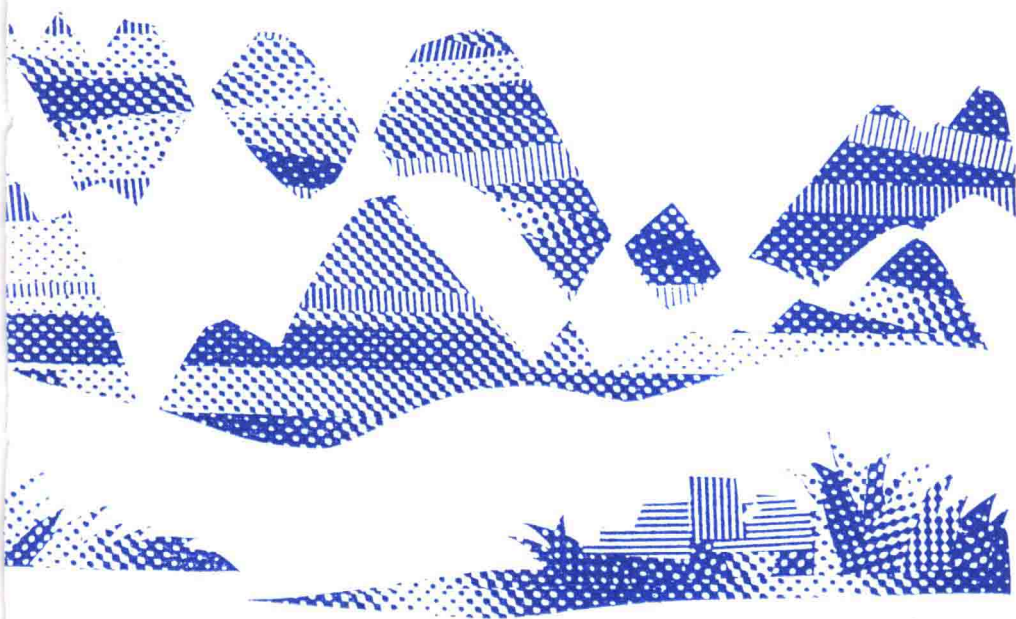
64年前，邓小平壮丽的一页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农 穆 著 NANTANGJINGLEI

南方惊雷

——64年前，邓小平壮丽的一页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南 方 惊 雷

——64年前,邓小平壮丽的一页

著 者: 农 穆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99,000

版 次: 1993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5033-0406-5/I·459

定 价: 9.4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上部 右江风云

第一章	战乱的南方.....	(3)
第二章	年轻的党代表.....	(44)
第三章	两手打算.....	(65)
第四章	中华志士心.....	(74)
第五章	关键的时刻.....	(97)
第六章	急变之中.....	(117)
第七章	挺进山区.....	(144)
第八章	滔滔右江水.....	(166)
第九章	旗开得胜.....	(182)
第十章	嘹亮的军号声.....	(218)

下部 浴血百色

第一章	大地回春·····	(239)
第二章	震慑南京城·····	(274)
第三章	山雨欲来·····	(288)
第四章	隆安激战·····	(308)
第五章	壮乡歌海·····	(356)
第六章	断敌粮草·····	(399)
第七章	壮家女儿·····	(413)
第八章	针锋相对·····	(444)
第九章	大迂回·····	(465)
第十章	百色保卫战·····	(487)
后 记	·····	(511)

上
部

右
江
风
云

第一章 战乱的南方

1929年春末的一天，香港上空布满了黑沉沉的乌云，顿时，倾盆大雨哗哗而下。一阵阵带腥味的热风从海上猛刮过来，把周围树叶吹得飒飒的响，还不停地冲撞着这座海边别墅的玻璃窗。

此刻，别墅里主人的心如同窗外的狂风暴雨一般猛烈跳荡。在灯光的照射下，俞作柏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广西军人端坐在沙发上，表情严肃地面对着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派来的郑介民。他想结束广西政乱民难的悲惨历史，却被历史赶到了异乡，他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与打击，而一个曾经转战南北、战功显赫的军人的心自然是不甘寂寞的。

俞作柏被赶出广西流落到香港已有两个多月。这些天来，他总是很早就起床，一个人走到小小的阳台上，伫立凝望着黑沉沉的海面，而世界在他的眼里也是一片昏黑。他想起1927年的夏天，当叶挺、贺龙率八一南昌起义军回师广东时，他曾出任东江军事特派员，到汕头协同共产党人组织东江革命军，策应叶挺、贺龙起义军南下。同年底，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陈公博的策动下，在广州发动反对李济深、黄绍竑的战争，他应邀到广州，就任广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六军指挥官，特别是在李宗仁、黄绍

竑、白崇禧主政广西的时候，他以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的身分，大力支持广西的工农运动。“四·一二”清党时，他受到黄绍竑的打击迫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他在广西无法立足，只得避走到此寓居。如今他深深感到：凡是统治者无不懂得人心向背的重要性，无不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既道行逆施又要得人心。怎么办？靠欺骗，靠手腕。当一个军人找到救国救民良策的时候，他的沉郁之心就得到重振，他那阴鸷灰冷的目光，仿佛又看到了过去的辉煌梦境，胸中又沸腾起豪壮的激情。

郑介民这个不速之客，他带来蒋介石给俞作柏的一张 300 万元的现金支票和加封他为上将军衔的委任状，要他马上离开香港到武汉策动拉拢桂军将领李明瑞倒戈反对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有钱花，有官做，这对一向不甘寂寞而今闲居香港的俞作柏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不过，尽管俞作柏对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怀有刻骨之恨，他对蒋介石也并无好感。在俞作柏的心目中，中国除了已故的孙中山外，还没有谁人能使他顺从过。当年他曾以“广西蒋介石”自居，那是因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得力亲信，当时他曾经崇拜过蒋介石，认为两广统一，广西为何不能出个蒋介石呢？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清党，杀戮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连以“广西蒋介石”自诩的俞作柏自己，也险遭“清党”的屠刀。从此，俞作柏对蒋介石的憎恨，不亚于对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憎恨。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中，除了汪精卫知道一二外，蒋介石是一点也没有察觉的，要不，他是绝不会派亲信侍从副官郑介民专程来送此厚礼的。

这个房间面朝大海，本来是很明亮的，因为连日天气阴沉，浓云笼罩，房间里变得暗淡无光，只好打开那盏半明半暗的台灯。郑介民虽然一直坐在临靠办公桌边的沙发上，但他那高大的上半身挡住了半边灯光，从侧面灯光把他的身影放大变形，投射在雪白

的墙壁上，看上去那佝偻的暗影像是一只可恶的黑熊。

客厅位于第二层楼的正中央。这座老式楼房是俞作柏通过一位亲友临时租用的。楼房虽然式样老旧，但客厅里的摆设却相当不错：一整套米黄色的软沙发，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个又高又宽的组合书柜，柜里满是各种书籍，办公桌上摆着一部锃亮的黑色电话机，还有一套红木的茶几、圆桌及其它家具，看上去相当豪华、典雅。郑介民以敏锐的双目，环视着客厅的摆设，对眼前这位罹难军人，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主客相见，彼此说了一番谁也摸不透对方的客套话之后，便沉默良久，最后还是郑介民打破僵局，他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那张委任状和支票，送到俞作柏跟前说：“蒋主席特派介民来港请俞将军出山，这是蒋主席送给俞将军的一点小意思。”

俞作柏接过支票和委任状，心里已有七成明白：自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合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以来，双方大打出手，两军在武汉对战，使蒋介石伤透脑筋，广西更是混乱不堪。俞作柏手捧委任状和支票，微微一笑问道：

“蒋先生之意是要俞某回广西收拾残局？”

“这是第二步。”

“那第一步呢？”

郑介民没有马上回答，他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摊开在桌子上说：“请将军过来看。”

郑介民指着地图又说：“桂军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共谋对抗中央政府。冯玉祥的主力军已开出潼关，与南方的李宗仁遥相呼应，以壮声势。李宗仁到梧州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发表讨蒋檄文，然后到港，住在罗便臣道92号，积极策划反对中央政府。在南方，白崇禧正秘密集结桂军三个师，分左右两路进入广东，并暗中与退居石龙一带的粤军徐景唐联络，妄图一举攻占广州。白崇禧到底是小诸葛，深谙孙子

攻城与攻心之术。大军未发，他先派梧州警备司令龚元杰去广州拜访陈济棠和陈铭枢，声明湖南何键有侵桂之举，桂军将北上防堵何键湘军。粤桂原是盟友，都应互相援助和配合，切不可兵戎相见云云，以此松弛粤军的戒备。”

郑介民说到这里停住话，沉静一下，缓缓地将地图移近到灯下。那抑郁的灯光，惊诧地照着他那青黑色的脸，使他微凸的双眼，闪出一道道矜持的光焰。

一直站在旁边的俞作柏，对郑介民的动作、神态乃至面部表情，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只不过他是蒋介石派来的人，俞作柏不便发作，耐着性子先听他说完。

而郑介民却怀着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优越感和自尊心，脸上浮现出十分得意的神采，指着地图继续说：

“白崇禧对广东的陈济棠和陈铭枢的兵力部署十分了解，陈济棠有3个旅10个团，分布在东西两线，都能直接与桂军作战。陈济棠把所部第一旅旅长余汉谋的部队摆在清远一带，第二旅香翰屏部守芦苞之水，第三旅陈章甫部驻广州北郊。很明显，陈济棠这3个旅是专门用来对付桂军的。而白崇禧呢，自认为他手中3个师、1个旅、16个团，完全有把握击溃陈济棠部，一举夺取广州。白崇禧不怕陈济棠粤军，也不怕何键湘军，他最怕的是李明瑞率领的原桂军第七军两个师，这是桂军之精华。蒋主席的意思是请俞将军马上走一趟武汉……”

俞作柏听到这里，心里完全明白蒋介石给他送来的300万元和上将军衔的目的。他打断郑介民的话问道：“蒋主席要我马上到武汉？”

“对，对！”郑介民迫不及待地说，“蒋主席请俞将军立即去武汉找李明瑞做工作，叫李明瑞率第七军倒戈反对李宗仁、白崇禧。”

俞作柏那凄苦的脸开始现出了笑意。他凝视着地图，困惑、迷茫的黑雾好像已经在他眼前消散，那双布满血丝的眸子里涌聚着

难以尽述的情意；他一向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重返广西家乡，在纵览国内风云变幻时，他往往表现出一种自信的大将气概。可惜的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容不下他这个人。

俞作柏认为，从蒋介石一下子给他的上将军衔看，一旦他此行武汉成功，广西将会由他主政无疑了。于是，他从容地收起支票和委任状，以一个军人的风度，昂首挺胸，显得神采腾跃地说：“好，我今天就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似乎还有点不放心，他摆了摆手，不慌不忙地指着地图，继续说：

“有一点蒋主席特地要介民对俞将军说清楚，虽然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采用南北夹击来势之凶，但蒋主席也不是低能之辈，他已经委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任第四路讨逆军总指挥，以周文澜为第一纵队司令，由邵阳经武冈、龙胜直赴桂林。以刘健绪为第二纵队司令，由衡阳经澧陵、全州、兴安直取桂林。以吴尚为第三纵队司令，由郴县经嘉禾、道县入桂趋阳朔。何键总指挥已到衡阳督师，湘军先遣支队司令陈光中已挺进至桂境黄沙河附近。桂北守军仅有何次三一团是不能拒敌的。请俞将军特别转告李明瑞将军，桂军第七军师长李朝芳和尹承纲两部已被蒋总司令统领的政府军在宜昌一带包围缴械。”

俞作柏心里清楚，郑介民的这些话不外是告诫他和李明瑞，蒋主席稳坐的大船绝不是几条小泥鳅能掀翻的，中国的江山还是他主子蒋介石的天下。想到这里，俞作柏有些不耐烦了，他走过去，轻轻地握了一下郑介民的手说：“郑先生，后会有期。”

郑介民说：“好，祝将军一路顺风，马到成功！”说罢，收起地图，悄然退了出去。

二

四月的长江，热风开始从南边阵阵袭来。

在江汉平原潮湿的战地里，蒋桂战争经过激烈的两军对峙之后，由于俞作柏策动前线指挥官李明瑞阵前倒戈，李、白、黄的桂系军全线溃败，那一群群肮脏疲惫的桂军士兵正在纷纷南逃，已溃不成军，样子十分狼狈……

而在汉口法租界的一座洋楼里，俞作柏、李明瑞、俞作豫3位桂军表兄弟正在密谋相商。在他们面前摆着两张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和一份勤务兵刚送来的新出版的《公平报》。

窗外，热风阵阵，把草木都吹绿了。在俞作柏眼前是一片春天，他低头看一眼白纸黑字的委任通知书，精神为之一振。

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令

第1号

兹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令

第2号

兹任命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区主任兼军事特派员、广西绥靖司令。

与两张任命通知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份摊开着的《公平报》头版头条黑字大标题：“新桂系军全线溃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相继出亡香港。”

此时，俞作柏比他的胞弟俞作豫和表弟李明瑞显得都要兴奋，

因为他对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深仇大恨，今天终于报了。1926年夏天，桂军出师北伐前夕，他们哥仨在南宁喝过一次怨愤的告别酒，此后一别便是三年，今日重聚，怎能不高兴呢？

俞、李三兄弟，尽管彼此感情密切，反对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共同目标也已经达到，但在政治思想上，却并不完全一致。

俞作柏虽然支持工农运动，读过不少共产党的书，还与许多共产党人共过事，但他不信共产党的主义。俞作豫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肩负着党组织的重托，党组织利用他在表兄李明瑞部下任职较长、人事关系密切等有利条件，委托他做兵运工作。他希望李明瑞在蒋、桂战争中倒戈，捣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西的老巢，使党组织得以顺利地在广西发展壮大。而李明瑞内心里的想法比较简单，他只要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和要一个独立富强不受外侮的新中国，别的他没有想得太多，太复杂。当今之世，到底哪个党、哪个人能救中国，达到他所期望的目的，李明瑞一时无法料定。他22岁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炮科学习毕业后，历任桂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先后参加过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残部及驱逐滇军军阀唐继尧、龙云两部的战斗。1925年秋天，广东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广东南路军阀。李明瑞任南征第三路军俞作柏部第三团团长，带领部队从广西玉林出发，向盘踞在高州的邓本殷进攻。克化县、高州、钦州和廉州，完成讨伐任务。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北伐战争时，李明瑞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旅长。在夺取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他率部配合叶挺独立团与敌人激战，打垮了吴佩孚的主力。后来，东进支援江西友军作战，又连战告捷，在鳊溪，以大迂回的战术，全歼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谢鸿勋部2万多人；在江苏的龙潭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部冒着英帝国军舰的猛烈炮火，冲锋陷阵，一举拿下孙传芳赖以控制战局的这个主要制高点，进而取得了龙潭战役

的重大胜利，宣告了孙传芳的彻底失败。从此，李明瑞成了北伐军赫赫有名的“虎将”。那时候对李明瑞来说，他是中国军人中的一位强人。但中国还是那么弱小，人民还是受苦受难，他这个强人还是救不了国家，救不了灾难深重的人民……

李明瑞想着自己走过的艰难路程，想着中国多难的历史，感到他自己救不了中国，他表哥俞作柏也救不了中国。然而，三兄弟相聚在一起的这些日子，他除了聊家常外，别的什么也不说。

这时候，俞作柏由于饮酒过量，双眼布满了红红的血丝。他见李明瑞郁郁不乐，只顾一杯接一杯地喝闷酒，便夺过他手中的酒杯说：“表弟，我们弟兄三人就要回广西主政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李明瑞似酒兴未尽，又从表哥手里拿过杯子送到唇边，仰脖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李明瑞站起身又为自己续了满满一杯酒。这回是俞作豫出面干扰他，只见他一把夺下酒杯，气恼地说：“表哥，我们肩负着振兴广西的使命，你怎么一言不发呢？”

其实，李明瑞并没有醉，他头脑非常清醒，回广西执政正合其意，只不过他的想法与表哥有所不同而已。他转向俞作柏，斩钉截铁般地说：“表哥，今天我要问你一句话，这句话我想了很久，你必须正面回答我。”

俞作柏望着他心爱的这名“虎将”，轻声地说：“表弟，你问吧。”

李明瑞微蹙眉头，脸色阴沉地问道：

“表哥，你我是由蒋介石封的官。可蒋介石靠得住吗？他能救中国吗？靠他能振兴广西吗？”

说实在话，这些问题俞作柏是无法回答的。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杀害无数中国志士之后，他恨透了蒋介石，也看破了蒋介石。他断定蒋介石救不了中国，靠蒋介石是振兴不了

广西的。一句话，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但此时此刻他不好明说，只模棱两可地说：

“表弟，你我同心协力，走到哪一山就算哪一山吧！”

“做这样的官对不起广西父老兄弟。表哥，我明白地对你说，蒋介石是靠不住的，跟着他走，我李明瑞不干！”李明瑞坚定地说。

俞作豫是了解自己表哥的，他在广州参加过叶挺、张太雷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亲眼看到过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起义的壮举，他是多么希望能再参加一次规模更大的起义。他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正在觉醒的表哥李明瑞身上。于是，他试探性地问道：“表哥，我们回广西明里做蒋介石封的官，暗里跟共产党走，怎么样？”

俞作柏听弟弟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便瞟了他一眼，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不经意地点燃叼着。

李明瑞没有着声，他在室内慢慢地踱着方步，微黑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神色。

俞作豫见表哥默言不语，显得有些失望地坐在沙发上。

俞作柏把刚抽了几口的香烟捻灭，随手丢进烟灰缸，然后走到房间中央，对着俞作豫和李明瑞说：“好啦，好啦！我们用不着跟谁走，就当蒋介石的官，拿蒋介石给的钱，回广西首先清除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余党，然后扩充自己的军队，为广西父老兄弟办几件实事，建立起稳固的地盘，到时候我们就自己靠自己吧！”

李明瑞仍然慢慢踱步，过了一阵，他突然停住，转身对俞作柏和俞作豫说：“表哥、表弟，广西是个烂摊子，情况也十分复杂，我们回广西主政至关重大，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说罢，一个人推门走进右边厢房，并随手轻轻把门带上。

望着李明瑞消失在门后，俞作柏和俞作豫弟兄俩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

从李明瑞慎重的言行中，俞作豫看出来，表哥在事关重大的

关键时刻，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这正和自己过去寻找革命出路前的精神状态一样。这是一个志士处于新旧交替临界点上所表现出来的心声，是一个人在觉醒前的一种痛苦抉择，有如妇女临分娩时所经历的情景。俞作豫对此深有体会。他从军阀队伍里的一个团长转变到走革命之路，从一个为权势派系集团少数人谋利益夺地盘的旧军官，到一名为中国绝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共产党员，是经历过反复探索和痛苦磨难的。所以他深深理解表哥此时此刻的心境。于是，他对俞作柏说：

“七哥，就让表哥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吧！”

俞作柏对着弟弟轻轻地点了点头，复又叼上一支烟，点上火，猛地连吸了几口，才缓缓地吐出一缕缕白烟。

从来不吸烟的俞作豫，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也想抽上一支。他向俞作柏伸出手说：“七哥，给我一支！”

俞作柏意外地瞟了弟弟一眼，勉强地从烟盒里给他扔过去一支。

香烟掉在地上，俞作豫躬身拣起来，又从俞作柏手里拿过打火机，笨手笨脚打了半天，才点燃已被口水浸湿了大半截的那支香烟。

俞作柏和俞作豫兄弟俩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房内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只听到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俞作柏一支连一支地抽烟，那盒满满的香烟只剩下最后两根了。俞作豫只抽了半根香烟就再也不能抽了，他和七哥一直坐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挂钟出神……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那房门依然紧紧关闭着。挂钟的时针又走完了一圈，这时房门终于被拉开了，李明瑞挺着军人的胸膛出现在门口。他神情激动，两眼闪烁着坚定不屈的光芒。俞作柏和俞作豫两人不禁暗自一喜，李明瑞三个小时的闭门独思，可谓运筹周密有良策了。以往战争期间，他在指挥千军万马即将投入战斗前的表现也是这样。